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

第一回 錢是命建樓求子 老西商索項投生

詩曰： 錢財無義莫貪求，巧裡謀來拙裡丟。
不信但看新說部，開場聽講雅觀樓。

這部小說，莫問出於何代。單講一人，姓吳名文禮，住揚州，娶妻賴氏。祖父並無家資，從小未讀書，不過做些微賤營業，賴氏兼代人家洗衣服，敷衍度日。父母亡過，只夫婦二人。因思沒有出頭日子，與妻計議。妻本打把市浪賤人家女兒，父母在日，做些經手借貸營生，房產綽行交易，於放債一途，最為耳熟。因說道：「目下揚城，惟放債最易發人。我們設措幾千文，先從八折加二加一，墜二錢印子錢不等放起，托菩薩，三年不打空，何愁不成個人家。」夫遂依從辦理。也是合當發財，不三年，就盤剝到千金有餘現物。外人估他，有三千兩家財。他又搭台開個錢莊，店號文盛，在一賣鹽西商人家對門。

這西商在揚多年，賣鹽為業，約有二三十萬金鹽本，與文盛共換銀錢交易。西商無事，在文盛店小坐消遣，吳又善於周旋，且外面樸實，間有大宗銀兩與伊傾換，毫釐不欺，前後數年，西商信為正人君子。一日，西商聞得銀主要來揚盤賬，有收本之意。西商本無鹽本，每年生意，卻私下賺得十餘萬金，意在獨得，不便入公，思量要隱瞞十萬金，無處寄放。因數年與文盛交易，見其為人周正，諒不昧心。遂密約吳某至家，別室置酒談心。屏退左右，西商膝地懇求：「寄放本銀十萬兩。事平來取，當有重報，沒世不忘。」吳某始而推卻，繼而堅求甫允。席散，次日西商即檢點帳簿內凡可隱匿者，或根卷綱單智頭鹽課等項，陸續交存文盛錢莊。不半月間，已得十萬金之數，家人不知。況且紙片財物，毫不驚天動地。吳某收下這宗銀子，少不得回家與賴氏大娘談及。誰知賴氏一聞此言，即起味良之見，意在鯨吞。吳某說：「西商與我，數年交易，每年公平正道，都要尋他幾百金。他待我如骨肉，何忍為此不義之舉。天理難容，來生變驢馬填，還不知幾千百世才得還清。」賴氏又道：「老爺非也，這分明是西商前世欠我家這宗銀子，今生來還宿債。不然如何不憑人交待，又不要立店票。分明是鬼使神差，來了此一段公案，只管放心享用。日後來取，我自自有妙計。」吳某被一席話，心已活了。說：「依你如何辦法？」賴氏道：「明日將店過人，另更字號。我們遠遠尋一所房子居住，總以僻靜為佳，改名換姓。他是同你對面做的事，即一時會見，直裝做詭異笑話，看他如何分割。他若是到我家來，我自然會開發他，你不必會面。」吳某道：「就是心太毒了。」賴氏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現鍾不打轉撞銅，你我快活一生，連子孫都穿不吃了。」這番議論，登時吳某把心改變了。次日果然過店與人，另更店號為大盛錢莊，一切照舊不動，所有西商寄放之件，都存大盛號，一分生息。另遷一所僻靜房子，更姓為錢，名士俊，他卻有個命意在內。當初從幾千文放債得手，可見錢是貴重東西，遂以錢為姓，消受十萬之富。真人鬼不知，深藏不露。更兼儉樸，鮮衣美食從不入門。外人但笑他一文如命，誰知他有這股橫財。親友因見他如此慳吝，遂呼他為錢是命。此是人不足，贈他的個綽號，連作小說人，此後已稱他為錢是命。

這錢是命，亦由人笑罵，落得自己有钱快活。俗語說：「銀上萬，無邊岸。」這錢是命卻有心機，想到十萬金一分息算，每月利有千金，仍有別項。就於牀下起一地窖，以為藏金之窟。自個店搬家以來，足忙了個月。同時，西商銀主已到，盤賬結算已約個月，方才事畢。銀主回家，西商另行章程，再辦生意，約有個月。

一日午後，到對門閒坐。眾伙計招呼，免不得說些久違套語。西商旋問：「貴東有何公幹？」伙計遂將舊東過店、新東某某更名大盛、舊東遷居某處，一一說知。西商大驚，旋即回家。暗想道：「某人若拐這宗銀子，就該遠走高揚，如何乃搬在本處？搬家亦人之常事，況此人誠實不欺，或者代我收藏這宗財物，不便存留在店，亦未可知。此人大有古風，明日且去會他，自然明白。」西商忖度已定，次日午後，帶一短童，一路問到錢是命住處。誰知昨日伙計不曾談著更改姓名，仍問吳某。鄰人總回：「新遷錢姓，並無吳姓在此。」西商又加驚訝，只得獨回。自忖說：「是了，此人代我收藏這宗銀兩，他怕風聲耳目，因而更改了名姓。說不得明日大早去，直接叩門請會。」

次日大早，西商仍帶短童到門。事有湊巧，錢是命開門小解，劈面撞見，不無有些面赤。招呼入室，惟以閒話虛詞托散。西商不耐，即開言說：「向蒙大德，刻刻不忘。」錢是命依妻言不答，裝作不知。西商又說：「托收存之項，連日事定，早晚來取，仍當重謝。」錢是命作大驚狀，說「與台翁絲毫無欠，有何存項？有何憑據？可有文盛印票？」這一句話，把個西商問得無言，真是滿口銜冰。賴氏大娘在內聽見，恐怕其夫不能抵賴，連喊：「老爺進來說話。」錢是命巴不得脫身，連忙進內，說：「就來奉陪。」賴氏大娘在內，撒潑說：「我家丈夫，在外與人共事，清清白白，並無分文不清。如果有銀，在店定有文盛印票，取來一對，照數歸結。」西商聽如此言語，明係夫妻串同抵賴，有口難分。只得歎氣而回，自悔當初晦氣，有萬千「早知道」橫塞胸中，又不可告人。終日抑鬱，不數月抱疾，旋登鬼錄。死之日，家人但見切齒恨恨而終。

錢是命聞得西商物故，放下這條腸子。夫妻二人，辛苦拾有餘年，年近四十無子。賴氏望子，各廟燒香許願。遇石將軍獅子顯靈，都要倒倒；上念佛會，偷羅漢帽，下土地燈，攀橋磚，偷番瓜，無一不做，都是空談。與丈夫商議，想到家中屋後有一空地，約畝許，建造一樓，供觀音聖像，朝夕焚香，「虔心求他，自然有靈。俗語說得好，就是銅鐵鑄的菩薩，也要把他心燒軟了。」主意已定，次日即喚匠人估定，不日起就一座高樓，單供大士。錢是命又央左近義學館先生，起個樓名。說此樓只供觀音，餘者不供。先生起「惟觀」二字，惟者獨也，言其惟供觀音也。擇日上匾，夫婦朝夕焚香禮拜，每月吃齋無間。可也奇怪，不到半年，婦已懷孕。自此上樓禮拜，俱錢代勞。看看足月，一切生子應辦之事，早停停妥妥，齊齊備備，專待足月分娩。到期，錢是命坐客位內，恍惚間見西商直入後堂。欲向前攔住，忽聞小兒啼聲，旋有媽媽出來，恭喜老爺說：「生了官官了。」錢是命不語，心裡明白，肚裡有句話卻未說出。做小說人代說，他說是「討債鬼來了。」賴氏卻從心裡歡喜出來。他也有句話，索性代說，他說是「親生子著已財，帶個會仔子養，終是別人骨肉，那有我這滴滴親親的好。」他夫婦心裡的話也太多，不必贅敘。

單講吉日洗三，穩婆問乳名、拜娘娘，賴氏說：「我這兒子是求觀音賞的，叫個觀保罷。」當日親友道喜寥寥，因素不與人交接，不甚熱鬧。始而錢是命無子，望子甚切。此時反悶悶不樂，這件事又不好向賴氏說出，惟有自己尋思說：「從前若不聽妻言，焉有今日，那曉冤家債主，如此頂真。細想想，這宗銀子，卻是我夫婦代他看守，嗣後不必吝惜。將來他把十萬金用完，終不成我自掙的幾千金，他討去不成。」所以此子，除衣服裝飾外，凡有微疾延醫，藥餌藥金等費用，週歲內已用去二三百金。週歲外出痘，又用去千餘金。看看六歲，思量請一塾師，教他讀書，指望將來他把銀子用盡，尚可教書餬口，不致流於乞丐。豈知此子是來討債的，總不上你心路。這錢是命請師進館，有媽媽抱觀保出來拜師，代他起名世英。初讀書，無非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，喜得聰明，一遍成誦，不用費事。只終日不肯到書房讀書，兼賴氏慣得驕傲性成，竟是隨他如意上學。錢是命暗想：「此子尚小，不知上學規矩，須覓一附從孩子上過學的，讓他看看樣子。」另有鄰人費姓小兒，計年十歲，無父寡母，藉針指度日，一向在義學館讀書。錢是命到他家，一說便成，次日即送兒子到錢府上學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家財散盡從今始，十萬花銀作雪消。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